

株洲往事

鲁迅与茶陵籍作家的交往

段立新

鲁迅是现代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学者，更是一位关爱、热心提携后进的长者。

上世纪三十年代，茶陵籍作家彭柏山、周涛就曾得到过鲁迅的提携和帮助，事实上，这不是一代文化巨匠鲁迅第一次与茶陵籍作家发生关联，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鲁迅即与《中国小说史略》考证水滸故事及人物演变时，便引述了元朝时茶陵人陈泰所著《所安逸集·江南曲序》中的相关记载——批文《茶陵人陈泰和水滸传有一段故事》对此作了简单介绍——并记录在1926年6月29日的日记里（详见鲁迅《马上支日记》相关记载）……

现将与鲁迅有过交往，且得到过鲁迅关怀和提携的两位茶陵籍作家的相关情况概述如下，以期方家指正。

彭柏山，狱中曾获得鲁迅帮助

彭柏山，原名冰山，字名炳盛，茶陵联安镇彭家祠村人。1933年3月，彭柏山从湘鄂革命根据地来到上海，经周扬介绍参加“左联”，然后由胡风分配在上海法南区工作。当时，彭柏山的生活极其艰苦，每天只能吃几个烧饼度日。鲁迅获知这一情况后，特地嘱咐胡风从每月稿费“左联”的20元捐款中拿出几元周济彭柏山。

不久，在一次宴会上，彭柏山有幸与鲁迅相识。这期间，彭柏山很刻苦地实际斗争生活写成了短篇小说《煤边》，发表在《文学月报》上。小说发表之后，彭柏山当即即赠送了鲁迅先生两本《作品》，鲁迅先生阅读之后，对《煤边》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意见。1936年2月，鲁迅逝世前，征得鲁迅同意之后，《煤边》经胡风编辑，登载在日本《改造》杂志上发表。

1934年11月，彭柏山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并判刑入狱。入狱期间，彭柏山化名陈友生通过胡风、谷非与鲁迅取得联系，获得鲁迅的关照。鲁迅经胡风、谷非之手多次给狱中的彭柏山汇款及寄赠书籍、药物等。在寄送《忏悔录》的时候，胡风特意附上了一张纸条，说：“这是豫省（即豫才，也就是鲁迅）嘱咐寄给你的。豫省说，卢梭是个流氓儿，要看他怎样成为思想家、政治家……”也从侧面验证了鲁迅给予彭柏山生活上的关照和精神上的关怀及写作上的指导。

1937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周年祭的时候，彭柏山在《七月》纪念专刊上撰文《忆的依然在斗争》以示感激和怀念。他在文章中写道：“我对鲁迅先生所怀的感激之情，即使长眠地下，也永远不会消失，有了他的教育和帮助，我才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人。”

新中国成立之后，彭柏山由军队转至地方工作，担任过中共上海市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部长等职务。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受“胡风事件”牵连而遭受迫害，于1968年含冤去世。

周涛，作品被鲁迅推荐至日本

周涛是得到过鲁迅先生热心帮助的另一位茶陵作家。

周涛，原名罗霖，又名罗相恩，茶陵界首镇人。罗霖崇拜鲁迅，他仿照鲁迅“从母姓”的方式给自己取笔名“周涛”。

周涛先后在长沙私立复初中学、湖南大学、北京大学等学校求学。他是一个思想倾向进步的文学青年，因为思想倾向进步而先后数次遭到开除学籍、勒令退学的处理。

1934年11月，周涛加入平津木刻研究会，也是在这一年11月，唐河、金耀野等人策划了以平津木刻研究会的名义发起的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周涛应邀成为此次展览会筹备处的主要成员之一。

为了办好这一次木刻作品展览会，周涛主动给鲁迅写信，请求得到鲁迅的支持并提供木刻作品；两人由此相识。从鲁迅日记中得知，这期间，他们通信联系近10次，通信涉及的事情，一是周涛为筹办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而开展的联系工作，二是周涛向鲁迅先生求救，三是鲁迅向周涛寄赠新书。下面是相关书信和日记中的记载片段：

“《煤风月谈》、《木刻纪程》都寄上，我只在等寄书的切实地址。又，周涛先生，想必认得吧，同样的书，我想托你转交。”（见1935年1月18日唐河的信）

“寄周涛《仿自由书》等二本。”（见1935年1月31日日记）

除给予周涛工作上的帮助、指导并寄赠书籍之外，鲁迅还不忘向日本左翼作家推介周涛的作品，因此，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部分日本人还对作家周涛有着一定的印象。

1935年2月，周涛因借文凭考试的事情被揭发，被迫退学。退学后的周涛先后担任了《南京晨报》、《民族日报》、《民族呼声》、《联合旬刊》等报刊的主编、编辑人、总编等职务，参加了反日大同盟发起的湖南学生声援会等活动。

1938年4月以后，周涛进入军界政界，先后担任了国民党六十三师政治部宣传员等职务。1944年2月，周涛又加入军统湖南站，负责情报收集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周涛作为匪特人员于1950年5月被人民政府处决。

文化评述

微信“变脸”何以引发社会共鸣

王丹



打开微信启动页面，那个孤独的人一如以往地仰望星空，但他头顶的地球却为你“转身”。六年来，微信首次更换启动照片，从经典的“蓝色地球”更换为能看到中国的气象云图。据说不少人一天内多次重启微信，就是为了能多看一眼“我的中国”。

打开微信的地方，就是中国。微信团队选择在9月25日“换头像”，是为了致敬风云四号，致敬中国科技。因为那一天，风云四号卫星正式交付用户投入使用，它不仅填补了多项国际空白，更标志着我国静止轨道气象卫星实现了从“并跑”到“领跑”的惊人跨越。

如果按1972年那张来自美国阿波罗17号太空船拍的“蓝色弹珠”显示的是太空物理的“美国时代”，那么，风云四号的太空驻守则代表着另一个阶段的蛰伏。不过，与“一蹴而造一颗星”的科技史意义相比，从非洲大陆到华夏大地的转换，在文化的意义上更为深刻。

是的，沟通因人类的出现才得以存在并有了意义。云居之下，轮廓清晰的非洲大陆作为人类的起源地，为宣称“一个生活方式”的互联网产品——微信赋予了更为深刻的内涵。作为目前中国使用人数最多、最活跃的社交产品，微信以沟通的名义在中国乃至全世界架起一张无形之网，信息流、情感流将整个世界搬到你面前，在不断刷新人类

沟通体验的同时，微信支付等理念及技术的创新输出，也见证了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全球视野及竞争力。

全球化浪潮下，但凡有点雄心的企业都会以全世界为战场，但容易被忽略的事实是，一个企业要走向全球，必须以强大的民族文化为立足点。企业从来都不是一个“纯经济物种”，在一定程度上，它也是文化的载体。而且，不论名字变得如何时尚、商业模式如何国际化，它的文化背景和基因都很难改变。

现今，文化融合已成时代大背景，想要“上头条”的企业或许可以从鲁迅先生的那句名言——“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中收获些许启示。换句话说，对“民族的”东西心怀多一些的敬意，对滋养自己的文化多一些自信，才能更好把握时代的“势”与“时”，也才能更准确地找到自己的位置。一个国家如此，企业发展亦不例外，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微信这一拥有者不辍的分量。

从“人类起源”到“华夏文明”，地理意义的迁移背后是文明视角的转换，“大好河山风貌”的展示背后，最亮眼的是“天隆此时”式的心灵共振和“我的中国心”式的文化共鸣。借助这一张发光的地球照，传统与现代连接，海内与海外相牵，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

“文学的力量”

姚老的文章，依然能在网上找到，其中《文学的力量》曾被选入中学语文试卷，作为阅读理解题的范文。

《文学的力量》一文写道：离开美国波士顿前，姚老想去吊唁文豪马克·吐温，《群芳谱》写的一座普通木桥，居然成了众人瞩目的旅游胜地……文中提到的是，姚老之所以进大学时选修中文系，此后一生与文字打交道，也是因为“文学的力量”。

姚老的作家梦源于高中班主任。他的班主任参加过抗美援朝，负伤转业后从事教学，业余时间专心写诗，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过诗作。姚老对班主任崇拜不已，而他写的文章也经常被班主任当范文念，“这样一来我的劲头就更足了，高二那年，我决心要考中文系，当作家。”1958年，姚老考入当时的湖南师范学院（今湖南师范大学），四年后毕业，他到株洲工作，在教育、文艺、新闻领域历任要职，曾担任市二中校长、市文联主席、株洲日报社总编辑。

可无论在哪工作，姚老都将业余时间献给阅读与创作。集腋成裘之下，他先后出版了散文诗集《载缝鸟》，小说集《人生偶拾》，退休后，姚老又耕耘散文，出版了散文集《触摸美利坚》。

如今刻在湘江风光带石碑上的《浪花与岩石》，选自姚老的《载缝鸟》。诗里的“浪花”志向非凡，“要创作一尊尊永存的塑像，是一位有远大抱负的艺术家”，她不愿选择雕刻“不费力气”的“沙滩”与“白云”，却选择雕刻坚硬的“岩石”，并“甘愿付出终生的年华”。最终，“浪花”雕塑出“一排排塑像”，也记住了一条真理：“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坚忍不拔！”

报人的风骨

饭桌上的其余人谈笑风生时，清瘦的姚老大多时候静静聆听，看着，当话题谈到他的办报经历，他郑重地做了这样一番总结：“在报社做新闻的时候，我始终坚持三条原则：一是说真话；二是不说假话；三是不说真话的时候，至少选择沉默，不说假话。”

姚老担任株洲日报社总编辑，是在1984年到1994年，在他看来，那是艰苦却取得了光荣成就的十年：1989年告别铅与火，采用电脑激光排版脱印，当时湖南省内报业系统之先；1991年元月，结束33年交邮局发行的历史，走上自办发行之路……

2007年，株洲日报社举行创刊50周年庆典，姚老专程从上海赶来参加，并寄语报人“不让个人荣辱得失于一时，牢记民生福祉于永远，为构建共同富裕、社会和谐、公平正义的现代化强国作出更多的贡献。”

从寄语可以看到，在姚老身上，延续着民国时期张季鸾先生等报人的文人风骨。

这种风骨的来源，有姚老崇拜的鲁迅先生作品的影响。在姚老看来，鲁迅先生敢于讲真话，敢于对封建旧社会、旧势力决裂并硬干的那种劲头，在精神上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这种风骨在做新闻时的体现，便是充分尊重“事实”，相信深入核实，以及足够的时间会带来更为公正、客观的结论。

株洲作家袁林先生依然记得，他曾给报社投了一篇批评稿，编辑将稿件转给姚老后，姚老认为还要实地核实，于是再派出记者与他一起去核实。姚老是我最尊敬的前辈之一。”袁林说。

长者的关怀

曾向株洲日报投稿，后来却收到了时任总编辑姚老亲自写的退稿信，“一页红头信纸，清清楚楚写了一页，格式严谨、字体清晰大气。”更让袁旭阳感动的是，虽然稿件被退回，但姚老鼓励他继续写作，并建议他“积累生活，观察社会，力戒学生腔。”如今，袁旭阳已在《湖南文学》等大型文学期刊上发表作品多篇。

将近30年后，9月24日的晚上，袁旭阳终于见到了这位“文字恩师”。

可说起这段往事，姚老却完全没了印象。当时，他几乎每周都会回复读者投稿，“在我的能力范围内，给出可能对他们有帮助的建议。”

实际上，40多年前当教师的时候，姚老也曾向《湖南文学》《羊城晚报》等刊物投稿，一些鼓励他坚持创作并给于建议的人，至今他也没有见过。“那时不含任何功利因素，就是纯粹的文字交往。”

看来，姚老对后辈的鼓励提携，也是一种传承。

对话：株洲的变化翻天覆地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去的上海？以怎样的频率回株洲？

姚天元：去上海是2000年。因为两个女儿一个在上海，一个在美国，所以在上海常住，也去过三次美国，但待的时间都不是很长，说到底，还是住得不习惯。

开始的时候，一年回一次株洲，后来变成两年一次，慢慢地又变成了四年一次。毕竟后来也有了新的生活圈子。

记者：与您所见到的株洲相比，株洲文化怎么样？

姚天元：变化太大了，像姚老说的那样，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神农湖、湘江风光带这些，以前都是没有的，现在的市环境都比以前好太多了。

记者：您会想念株洲吗？

姚天元：肯定会，在株洲工作、生活这么多年，青春和热血都奉献在这里，想了解一下株洲的近况，我都会上网看看相关新闻。

记者：退休后的生活是怎样的？

姚天元：偶尔写点东西，每月一本书，在电视上看体育节目，也会和老伴一起散步。

株洲面孔

姚天元：从文人到报人

李国

延伸阅读：

浪花和岩石

姚天元

辽阔的大海像一幅壮丽的图画，海上涌起一朵朵雪白的浪花，浪花呀，要创作一尊尊永存的塑像，它是一位有远大抱负的艺术家。

宁静的沙滩热情地拥抱着浪花：“雕塑我吧！雕塑我吧！在我身上不用费多少力气，雕刻我就像雕刻一块芝麻。”

天上的白云亲昵地贴近浪花：“雕塑我吧！雕塑我吧！在我身上不用费多少力气，雕刻我就像雕刻一团棉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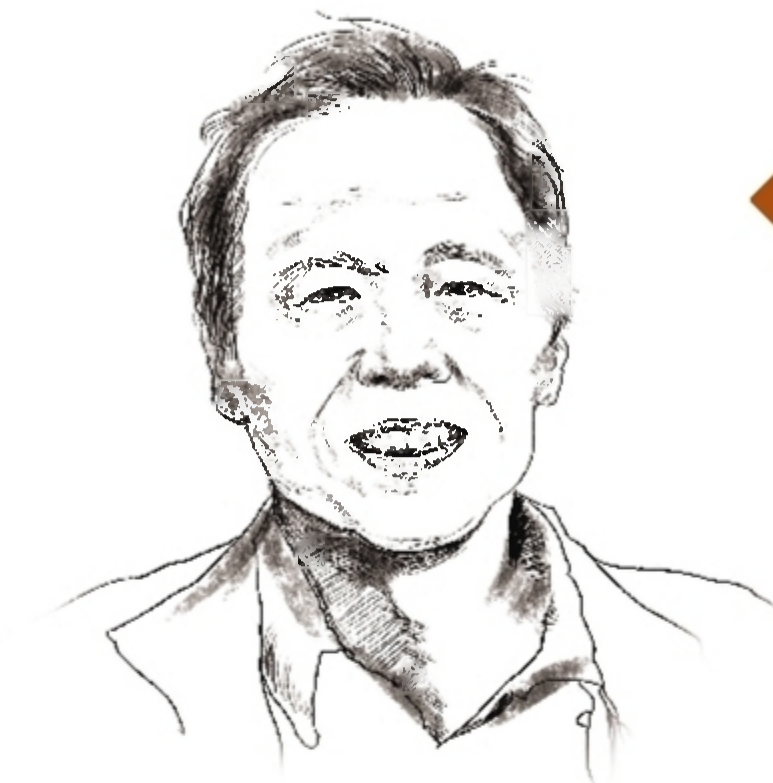
只有海边的岩石庄严而静穆，挺立着一副钢铁般的脊梁：“雕塑我，要准备吃苦，你可愿意付出终生的年华？”

经过沙滩和白云的邀请，浪花在岩石上高高地仰起面颊：“大海妈妈给了我不屈的肝胆，要成功，就不怕付出代价！”

岩石对浪花满怀敬意，浪花守住岩石精心雕刻，太阳和月亮轮流值班，浪花雕刻呀雕刻，不分秋冬春夏。

终于，海边出现了一排排塑像，那是大自然对它辛勤劳动的报答；于是，浪花记住了一条真理：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坚忍不拔！

（选自姚天元著《童话寓言诗选》《载缝鸟》，1986年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姚天元 漫画/左骏

